

# 序二

## ◎李瑞騰

年鑑是一國家或區域其整體或特定領域的社會現象在一個年度的記錄，最主要的目的是為未來留下完整的歷史資料。但是年鑑不只是資料的羅列，也包含編纂者的角度和觀點，具有總結歷史經驗的意義。

準此，文學年鑑即針對某一個國家或區域某一年度的文學表現所做的觀察報告，包含人、事、物三大部份：人即作家和評論家，事指文學大事，物則指文學出版品和傳播媒介。三方面的資料都必須長期收集，才能廣泛而完備。此外應有概述或專論，其意見的表達，也許在時間距離太近的情況下，不易以客觀的角度呈現深刻的歷史反省，然而重要的是提供了完整的史料以及當下的觀察結果，以後的評論者自有其歷史觀點和解釋角度來面對這些史料。

到目前為止，台灣出版了三本文學年鑑，第一本《一九六六中國文藝年鑑》編纂範圍包括之前十六年的文藝發展，是一種斷代的資料呈現；第二本《一九六七中國文藝年鑑》則特指該年的文藝表現，這兩本都是由平原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是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的《一九八〇年中華民國文學年鑑》。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是柏楊主編的。以台灣的文學之蓬勃發展，文學年鑑只有這三本，令人感到遺憾。事實上台灣文

化圈每年都會清理過去一年的表現，可惜零散在各個文學媒體而沒有彙整起來，很容易散失。過去吳三連文藝基金會也編過文藝年報，便隱然具備台灣文學年鑑的雛形，而有些年度文選也附錄了一些該年度的相關資料，這些資料使得該年的歷史圖像較為清晰，因此及時整理資料確有其必要。

台灣的文學年鑑匱乏，但有不少其他領域的年鑑，如電影年鑑、美術年鑑等可資參佐；日本文學年鑑有很好的成績；大陸起步甚早，設有龐大機構專司此事，全國性與地方性的文學年鑑都有，種類上除了一般的「文學年鑑」，另有涵蓋文學與藝術的「文藝年鑑」，以及包含古典和現代文學論述的「文學研究年鑑」。我們在著手編纂去年度的年鑑之前，參考過以前台灣和其他地區的文學年鑑，希望能規畫出適合現階段主客觀條件下的文學年鑑。

我曾應柏楊先生之邀參與《一九八〇年中華民國文學年鑑》的撰述，對文學年鑑的工作一直頗有興趣。在郭為藩先生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曾與執事者討論過文學年鑑的製作，然而未能進一步落實。其後亦曾提出出版中華文學年鑑的計畫草案，希望自一九九〇年起每年編一冊，之前以每十年為一單元進行編纂，惜未獲實

現。去年張錦郎在《文訊》舉辦的一場座談會中發表〈台灣文學需要什麼樣的工具書〉，引起文學界廣泛的注意，文建會也感到其重要性，於是在七月間召集「編纂台灣現代文學工具書」的研商會議，與會者皆認為文學年鑑應立即著手進行，並建議由《文訊》執行。其後文建會正式委託《文訊》製作文學年鑑，我在《一九九六台灣文學年鑑》編纂計畫書中，建議由政府主辦，委由學者專家集全力完成，行政和學術系統共同配合，對整體文化事業將可產生很大的助益。

提交文建會的編輯大綱，幾經顧問會議討論磋商後，確定為五大部份：

- (一)概述：(1)創作（包括詩、散文、小說），(2)評論與研究（包括現代、古典、外國文學），(3)教育、傳播與活動。
- (二)記事：文學大事日誌、特寫十件文學事。
- (三)人物：當年辭世作家的小傳、特寫十位文學人。
- (四)作品：出版品目錄分類、特寫十本文學書、刊物發表作品和評論文章選目、得獎作品目錄。
- (五)名錄：文學社團、教研單位、現代文學課程、文學獎、出版社、報紙、雜誌、廣電節目及網路。

概述部份請專人撰稿，記事、人物、作品部份除一般性的資料由工作小組彙整，另由顧問群挑選出重要部份，再向文學界發出問卷，各產生十個特寫對象。

年鑑編纂工作的進行並不順利，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的資料都必須從根本建立，各方面的配合度不盡相同，各種調查要臻於理想狀況極其困難，其耗時費力也就不言而喻了。我們最後也因實際需要將計畫略作修正，「概述」中的二、三項就合成一項，將「傳播、評論與教研」當成文學「創作」之外的「活動」。

我們認為，文學年鑑應該是一個社會的文學人共同參與的工作，翔實而嚴密的文學年鑑是文學經驗的整理與反省，對文學史的撰寫有相當大的助益，期盼能成為經常性工作，不斷累積編纂經驗，有效形成一套運作模式，方是正途。至於我們在匆促中摸索完成的這部年鑑，一定有很多不足或失誤之處，就期待方家的指正了。